

# 社会记忆的功能反思与研究推进

陶宇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内容摘要】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权力秩序的指向下,社会记忆既是当下的生产,也是传统的绵延;既是被建构的结构,也是建构性的力量。在这种动态实践过程中,社会记忆整合个人与社会,连接过去与现在,隐喻历史与未来。基于此,社会记忆研究须结合这一概念自身所蕴涵的思想张力,在同现实的对接和多学科的对话中达成理论的整合,进而实现关照人性和面向正义的学术旨向。

【关键词】社会记忆 功能 整合 连接 隐喻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10-0089-03

记忆是时间与空间的结晶,聚焦于过去,映射着当下与未来。我们的生命中贮满了记忆,人类也在这些记忆中成为了自己。一个社会记忆什么,如何记忆,映现社会的内在机能,彰显着时代的气质,甚至预示着未来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记忆不仅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也正因此,社会记忆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成为极富学术生命力的研究领域。

## 一、社会记忆的功能反思

于真相而言,社会记忆既是还原的,也是再造的;于历史而言,社会记忆是被生产的,同时也是绵延的传统;于当下而言,社会记忆既是被型塑,同时也在建构社会。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社会记忆究竟彰显着怎样的功能?

### 1. 个体与社会的整合

在我们的生活中,社会记忆就是其中的一种有效整合机制。“个人或可由于器质性病变失去记忆陷入懵懂混沌之中,而社会却不可能退回到洪荒野蛮状态,相反它一直在持续地进化发展,原因就在于社会有着不同于个人的自我复制、自我保存的方式,即在性质、特点、功能等方面均不同于个人记忆的社会记忆方式。”<sup>[1](P4-5)]</sup>因此,融合进社会记忆的个体就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本身,与社会有机地黏合在一起。

通过个人生活史的体验,尤其是对重大生活事件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个体是怎样嵌入到他者与社会的洪流之中。例如,景军在乡村修坝的记忆运动中,着重分析了中国西北部永靖县农村的记忆政治,以个人记忆上升到文化的特质,从而使得经历这场运动的个体与村庄,以及当时的政治获得了一种共同的命运<sup>[2]</sup>。因此,通过社会记忆,个体突破

了单一的生活半径,融入周围的环境,并得到不断的型塑,进而整合进社会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个体通过与他人、与社会的整合也拓展了生活的宽度,丰富了生命的质感,而不再以原子化的状态游荡在社会的边缘角落。麦金太尔在《追求美德》中肯定了过去对于个人的影响的同时,进一步解释了形成个体记忆的背后的社会框架。“我自己的历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的。我总是带着过去出生的,拥有历史认同和拥有社会认同是一码事。我把自己视为历史的一部分,从完全一般的意义上说,这就意味着我是一种传统的一个载体。”<sup>[3]</sup>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记忆可以看作是超越当下的、记忆主体本身的一种透视,也就是说,通过社会记忆,可以看到更多更远的历史时空。

### 2. 过去与现在的连接

社会记忆在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同时,也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或许社会记忆的研究是零散的,甚至碎片的,但社会记忆本身却是绵延的流。“社会记忆与历史进化紧密相连,它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和传统的继承性、连续性及其发展的机制,是社会基因的遗传进化通道。正是社会记忆对人类历史地积累起来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保存和传递,才有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离开社会记忆,将无法把握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sup>[1](P4)]</sup>

我们的当下均来自于对过去的记忆。自我的形成,源自对生活过的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记忆。杨晓明的《知青后代记忆中的“上山下乡”》研究揭示了记忆通过代际互动得到传承,并在后代的认知与选择中不断沉淀与整合<sup>[4]</sup>。人

\* 本文为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编号 20101004)阶段成果。

\* 作者简介:陶宇(1983-),女,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可以在过去的记忆中探寻到渊源。也正因此,我们当下的存在取决于长时段的生活史,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是家庭的,社区的,而社会记忆就是极强的连接纽带。人们当下的认知与评价基于社会与历史的记忆传承,通过这些记忆实践,人们不仅超越自我的局限,去关注自身以外的社会,也获得了超越时空般的力量,体验着过去与当下的交融统一。

因而,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存在着可以作为中间粘合作用的机制,这就是社会记忆。社会记忆通过或者具体的物质载体,或者抽象的价值观念将历史与现今连接起来。无外乎哈布瓦赫亦强调,“昨日的社会凝视着反射在过去之镜中的自身影响,沉思默想,不能自拔,除非渐渐地,在同一面镜子里映现出了其他的影像。也许这些影像不太清楚,人们也不大熟悉,但是,它们却为那个社会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sup>[5]</sup>

### 3. 历史与未来的隐喻

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具有超越个体认知的能力,“对于社会历史的回溯性认识过程,对于社会未来的前瞻性认识过程和对于社会现状的追踪性认识过程”<sup>[6]</sup>。因而,“社会记忆的结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不断拓宽、丰富自身的内容,既指向社会历史,又指向社会现实和社会未来。”<sup>[1](P129)</sup>

社会本身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由个体记忆的集合进而升华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的符号与象征,一个社会记忆什么,遗忘什么,怎样记忆与遗忘,是自身历史轨迹的彰显,也是未来命运的征兆。亚霍达在《图像的延续:论心目中他人形象的连续性》中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归结于文化的高度,“它们(集体记忆)不是联系某一个人或某件特殊往事,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一种文化和属于这种文化的那些人群的内心之中,并且能够长时间地保存下来。”<sup>[7]</sup>因此,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存在的社会记忆便具备了文化本身的整合性与可传承性,这种功能便在连接历史的过程中指向了未来。

当一个社会的主体开始选择遗忘,便意味着部分社会机能的异化;当一个社会的底层不再拥有真实的记忆,便预警底线的危机。人们对钳制着人类自由思想的极权统治,对曾经惨绝人寰的纳粹集中营进行记忆沉淀与剖解时,我们还需对当下的社会投以关注。社会的记忆与忘却取决于当下的权力秩序,而循着这种指向,我们应当找到人类自身的栖息之所与灵魂家园。这正如郭景萍曾给出的一个生动比喻,“社会记忆就像聚光镜,把光束投向历史,但照亮的却是社会的现在和未来”<sup>[8]</sup>。

## 二、社会记忆的研究推进

如何开展社会记忆研究?这是社会记忆重要功能的召唤,也是社会记忆本身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社会记忆,无疑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存在。因此,这种张力也映现在社会记忆的研究中,成为其无法回避的事实基础与学科基础,并牵引着其关照人性与面向正义的研究旨向。

### 1. 面向日常生活的理论进阶

在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中,凡提及理论,尤其是尚未占据

主流话语的理论,一旦其魅力被发掘出来,就势必会背负上以“从边缘走向中心”,甚至“建构系统体系”的宏愿。而在这种系统性的追求中,理论的本真往往被淹没。诚然,理论是需要整合的,但首先需清楚的是理论终归要面向实践,面向日常生活。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或者仅仅是概念,如果能够有效地解释社会事实,并干预现实存在,那么它就是有解释力与行动力的,它就是可以完成自身的理论承诺与理论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社会记忆理论对同很多理论与概念一样,它的发现与认识源于不规则的、变动不居的日常生活,它们本身虽然是零散的,却真实地揭示了社会基本的实践逻辑。

### 2. 反思充满张力的研究范式

社会记忆一直备受心理学、档案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共同关注,因此,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记忆研究从来都是与其他学科交融在一起的,其理论本身也是充满了张力的。其中,心理学关注人们为何记忆、何以记忆的心理机制。哲学从人性论、生存论与认识论的角度阐明记忆的社会实质、社会机制和社会作用,突出社会性建构<sup>[1](P38)</sup>。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探寻真相,以社会记忆为镜,人们可以看到历史更迭的轨迹、看到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的心智与社会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人自身是历史和社会记忆二者共同的追寻目标,它们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离开了历史,社会记忆将成为空洞破裂的僵硬躯壳,离开了社会记忆,历史并将陷入自我迷失的漩涡。”<sup>[1](P118)</sup>档案学是记录历史的一种手段,档案学之于社会记忆在于以本文的形式保存历史,而目前档案学不仅仅局限于对大传统下宏大叙事的记录,更趋向于关注小传统主义的平民生活史<sup>[9]</sup>。在人类学的视野里,从仪式实践到身体实践均呈现了社会记忆拥有着生动鲜活的生命力。

对社会记忆研究的这种研究取向有着悠久的传统,哈布瓦赫本身就是在与心理学、历史学的对话中开启了“集体记忆”研究;康纳顿也是通过人类学的考察与政治学的透视,诠释了社会的记忆过程。因此,在提倡科学规范研究的同时,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记忆研究须延续这一传统,在 multidisciplinary 的对话中展开,借鉴其理论与方法上的积累。比如,康纳顿所一直倡导的历史学中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其实与社会记忆研究有着极强烈的选择性亲和,社会学对口述历史方法的应用将赋予社会记忆研究以更强大的生命力。新史学所倡导的对小传统主义的关注与社会学所一直秉持的底层视角也具有高度的契合,这种取向也为社会记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路径。这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声音,或者是相融的,或者是相悖的,但这种充满张力的交叉渗透拓展了社会记忆的研究领域,也激活了其内在属性,形成了研究的多面性与立体感。这种尝试突破传统学科边界的研究也是对沃勒斯坦所倡导的“开放的社会科学”的具体实践。

### 3. 关照人性与面向正义的社会记忆旨向

社会记忆是生命本身的展开,也是人的权利。梳理社会记忆文献的过程不仅仅是对文本本身的阅读,其实也是对记忆主体的生命史的一种体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底层记忆在历史的书写中几乎是缺席的,即便有,也只是微乎其微,且往往作为主流话语体系的注脚而出

现。也就是说,作为权力之下的底层,甚至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故事无人知晓,他们的生活无人问津,他们的心声无处倾诉,他们的声音也只是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毫无声响。毋庸置疑,一个社会在记忆什么,谁是记忆的主体,这直接彰显了社会的本质属性,并预示着未来的命运。因此,社会记忆研究需要在实现理论承诺的同时焕发出行动的力量。一方面,通过平民口述历史的方法“让那些即便留有踪迹,但原本一直保持缄默的对象说话”<sup>[10]</sup>。在此基础上,权力与技术才能被拆解,历史的真相才能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话语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言说,更是权利的体现。通过赋予话语权进而赋予底层以权利,失语的底层才能够将沉默的力量转化为对自身以及社会的积极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仅是对人性、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正视,而这些都内含于社会科学研究所肩负的责任之中。

参考文献:

- [1]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2] 景军.社会记忆与中国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秋季期),1995:41-51.
- [3] [英]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求美德[A].哈拉尔德·韦

(上接第88页)求至上的权力,没有妻子放弃自己的良心和意愿。只有真正的一体,深刻的持久的感情占支配地位。<sup>[5]</sup>从中产阶级夫妇地位关系的变化脉络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以及追求体面等价值观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受到维多利亚社会发展、宗教文化、习俗、法律变化的影响。随着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越到后来,夫妇地位关系越趋向平等是可以肯定的。

参考文献:

- [1] Judith Flanders. Inside the Victorian Home: a Portrait of Domestic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M]. New York, N.Y.: W.W. Norton, 2004:14.
- [2] Norman MacKenzi and Jeanne MacKenzie ed.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 1, 1873-1892, Glitter Around and

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

[4] 杨晓明.知青后代记忆中的“上山下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传递与建构[J].青年研究,2008(11).

[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72.

[6] 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 [英]古斯塔夫·亚霍达.图像的延续.论心目中他人形象的连续性[A].哈拉尔德·韦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5.

[8] 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J].学习与实践,2006(10).

[9] 苏君华,周林.《集结号》、社会记忆与我们的责任——公共档案馆保存平民档案的意义与策略[J].山西档案,2008(4).

[10] [美]保罗·康纳顿.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

Darkness Within [Z].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108.

[3] Jane Lewis. Labour and Love: Women's Experience of Home and Family, 1850-1940 [M]. Oxford, UK; New York, NY, USA: B. Blackwell, 1987, 1986:32.

[4] [英]亨利·理查森.郭洪涛译.女人的声音[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6.

[5] Elizabeth Wolstenholme Elmy, writing in the Journal of the Vigilance Association, 1881 [J]. quoted from John Tosh.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161.